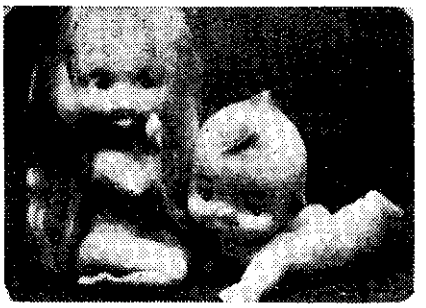
逍遙的釣魚翁

政麒


薛聰賢

一個星期六的下午，我由台中回家鄉，當我踏進一個經過社區發展整建後的農村，深深的感到這比以前要清新、整齊、清潔及美觀得多了，柏油路面伸延到每一條小巷深處。

就在距家約兩百多步的路上，我又遇到松南叔叔——村子裡頂頂有名的「逍遙釣魚翁」，荷着釣竿掛着魚籠，朝村前的大水圳走來。

打招呼後，少不了又談起近來水圳的魚肥蝦瘦鯽跳鰻溜……最近在水圳中也釣到好幾條鰱魚，這是水災帶給他的「意外收獲」，鰱魚從放養的魚池溜出。

當我稱贊他的釣竿很精緻時，他說這是俊賢（他的唯一男兒）花了四百多元從城裡買給他的。半年來他常遠征城郊的出租魚池，這根釣竿確常帶給他滿載而歸，聽說我哥哥也向他買過好幾次大魚呢！

不但如此，他對於象棋及圍棋也很感興趣，侃侃的談起最近棋友的情況。還有電視上的布袋戲也令他入迷，每天少睡了不少的午覺，我們這玩意兒比起西洋的木偶戲要高明得多……還有棒球、籃球……從他滔滔不絕，眉飛眼笑的愉快神情，可以知道他的生活是多麼的愜意，恐怕只有竹林七賢與陶淵明之輩可與比擬了，怎不令人羨慕萬分呢？

一、二十年以前，這位逍遙翁在村子裡老一輩人的口中，說他福氣的不比爲他嘆惜的多，因爲他只生一男一女，這與「多福多壽多男子」的傳統幸福思想不相符合，有些人還懷疑他前修不佳，遺禍今世，致生「單子傳脈」的悽凉景象。

雖然這些謠言終不免聽進這位曾經到過日本修讀過經濟專科學校，也遊歷過華中華南的飽學之士的耳朵，但他只一笑置之，從不爲此叫苦嘆氣，大有我自有我的理想天地之慨。

松南叔叔特別注意子女的栽培教育，兒子很順利的從工業專科畢業，起先在北部一家大紡織廠當多年的助理工程師，後來升爲副總工程師。數年前，轉回中部一家頗具規模的紡織廠當起總工程師，月薪也大幅提高。唯一的親媳婦也自北部搬回家中，且帶有兩個頑皮的小壯丁，現在都進入小學，好多年來未再增添新口，但再也沒有任何人批評這年輕的一輩前修欠佳，家中人口才那麼少了。

有的是投以萬分羨慕的眼光，有口皆碑的稱贊着這一家人的幸福與美滿。這一家婆婆安祥又和藹可親，媳婦賢淑又美麗，倆人看來比實際年齡要年輕很多很多。偶而從這一家傳出較大的叫聲，那是兩個孫子玩球遊戲的喊聲。天真活潑的童音，充滿着朝氣，顯示着下一代的成長茁壯與健康。

松南叔叔的唯一千金，比她的哥哥小三歲，自師範學校畢業原在家鄉小學當老師。我讀中學時看到小學生對她必敬必恭，差點兒也考師範去呢！後來嫁給附近大鎮上一個師大畢業的中學老師，雖然人不在家鄉村子及學校，但她仍然未離開杏園放下教鞭。而今她的文化小家庭增了一女一男，嬸嬸特別關心她，時常前往探望自不在話下。遇生產期更是一住大半月，母女情深自非偶然。

我們常看到她一家四口同乘計程車光臨這幽靜碧綠的農村，尤其是暑寒假期間，叔叔家便比平常熱鬧得多了。一時人口大增，節目也特別多，嘹亮的兒童叫聲，不時傳入耳際。

天真活潑的歡笑聲也常在附近的樹蔭、溪畔、路角及田野傳出，人手一支釣魚竿的排滿大圳水面。爲首的松南叔叔好像渭水河上的「太公望」，指揮並教導一切，不同的是松南叔叔看起來要年輕得很多，且談笑風生悠游達觀，似無絲毫俗務牽掛於心，此情此景尚有誰還說閑話呢？

我禁不住的哼出：

一對傳双在人爲，未雨綢繆免受累；
目光放遠幸福隨，逍遙釣翁你也會。



——孩子兩個足夠了！（張瑞卿）——

少生一個孩子

節省二十萬元

不是父母期望中的寶寶，只增添國家和家庭的負担。據台北市衛生局說：一個小孩從出生到大學畢業，須要二十萬元的費用（這只是保守的估計），因此多生一個孩子，將多加重家庭與國家經濟的負担。

因此，做爲父母者都應該計畫生育，不但可以盡全心全力培養出聰明、健康、活潑的子女，同時也實踐了　國父所說的「强種强國」的偉大訓示。

夫婦實施計畫生育，結婚後三年生第一個孩子，至少再隔三年後再生第二個孩子，而且最多以兩個爲限。

一個家庭兩個孩子是足够了，不管是男是女，只要能好好的培養教育他們成爲有用的人才，男孩女孩都一樣好。（林益人）